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四

宋建安表 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爭執金刀起東門、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堂侍刑延恩、奉奏展倔彊不受命、其名應龜識

王仲昇使邢
延恩奏除劉

展延恩請假

展江淮都統

密敕李岷鄧

景山圖展展

發之遂反陷

嵩昇州

請除之。延恩因覓_{上曰}展與李銑_{上曰}之人_冷

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疆兵。宜以

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岷。俟其釋兵。赴鎮。中

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

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岷。及。淮。南。東。

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投。展。展。疑。之。曰。

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

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

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

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
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
廣陵與峒謀解峒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
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膺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
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
展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峒鄧景山發兵拒之移
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峒反州縣莫知所從峒
引兵度江與副使潯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
儀屯京口鄧景山遷萬人屯徐城儼素有威名御軍

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犇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李暉關北周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暉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暉軍聞之自潰暉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

姜昌郡宗犀

智降賊鄭良

之李岫邢延

恩鄧景山皆

潛逃

李藏用袁李

經棄賊非忠

勢請收餘兵

非展

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

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群棄城走昌群遣其將宗

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

軍使使昌群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李岫之去

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岫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

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

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

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岫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

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入立

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昊之棄城走。李峘犇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犇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晃爲泗州刺史。宗犀爲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

不得西
步注胎

神功擊敗
展展亡渡

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胎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刑延恩奏乞救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遍。

溫晁擊敗張景超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刑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

許隱林射斬
劉展劉殷許
等皆死

李盧軍雖成
功凡兩大掠

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
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
何用多殺人父子乎夫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
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歿
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貽於淮南貽引兵
東走至常熟迺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
至七千餘人聞展歿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
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
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民始罹荼毒矣。

張溥曰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
聖十下。正未寧也。卽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兗。
貞玄王惟良亂于北庭。康楚元張繼瑾亂於襄州。朱
融亂于長塞。劉辰亂于江淮。段子璋亂于梓州。
王元振亂于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滔執楊
齊魯。盧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
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禽之。繼瑾殺史翽。
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爲亂。邢濟告而誅之。

子璋殺號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煎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使監軍邢延恩并奏除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剛強。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爲之地。可不戰而服也。延恩密進詭謀。展心懷疑。激而決反。以天子明威。不能行于一臣。顧略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

速之反。鬪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
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
素請除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
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
遣輔璆琳往觀變。璆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
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璆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
延恩又以發展之惡。召亂中臣。啣命。緩急進退。
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岫退走。李藏用責
其不忠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銳師戰勝。

通鑑 展敗渡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却敵功。惟臧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反。以兵襲殺之。崔園不問。反爲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且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五

宋曰建安表曰樞編次

明曰太倉張曰溥論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主意從上

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

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

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赴縫戰士衣上止之對

曰比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肅宗卽位於

張良娣巧慧
上意

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

上以建寧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

王俶倓聞而謝之。

事見安史之亂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

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

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

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

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

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

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

上從其言建寧王倓賀上從諫如流良娣慙必俟上必請緩

由是惡泌及倓。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

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

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

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

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

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麴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歿○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

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冬十月，李泌歸衡山。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張后生興王，召纒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

李侯賀立成
王做爲太子

慈諭皇后不
加尊號

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做爲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旣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

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

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

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

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太子詹事李輔

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

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

輔國勢尊宦
官稱爲五郎
李揆稱爲五
父

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
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
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
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
細事卽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
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
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
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
東甲族見輔國執子躬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

李峴正直請
定法制輔國

息之

上○前○叩○頭○論○制○救○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
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
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
宣○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
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
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
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
斷○不○平○聽○其○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
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

彈官爲劫謝
夷甫論殺之

其妻訟冤孫

鑿崔伯陽李

惟權獻鞠無

冤毛若虛希

輔國意歸罪

夷甫上貶流

伯陽等李峴

言其無罪亦

貶而若虛除

御史中丞

奏輔國由是忌峴。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

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

御史孫瑩鞠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

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鞠之，與瑩同。妻猶不服，又使侍

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

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

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

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瑩除名，長流播州，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召薨召昭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上皇愛興慶宮自

召薨侗幼太子位遂定

蜀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

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
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
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
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
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劔南奏事官過樓下拜
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
微賤雖暴費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
立帝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典慶宮日與
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

李輔國請遷
上皇於西內
上不應乘上
不豫矯語迎
上皇遊將射
生五百騎劫
遷之上勞輔
國爲安社稷

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論不能解不敢不
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
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
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
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
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
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
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
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
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
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
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
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
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鞵。侍衛如西
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阨老數
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官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

須真卿請問
上皇起居輔

國奏貶蓬州
長史

流高力士等
出玉真公主

等上皇遂不
等成疾

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
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
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
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
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
之奏貶蓬州長史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
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
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

唐書
張后不
西內

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二年辛酉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滋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秋八月癸丑朔加關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饌太常設樂輔

裴冕不肯以
宰相與輔國

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
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
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
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
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
朝上皇於西內國與裴冕以爲事上言裴冕與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
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
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

國怨蕭華
能之薦元

亂代相

蕃官哀上皇
者四百餘人

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
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
度支轉運使如故。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
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
殿。群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勞面割耳者四百餘人。
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
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
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其初。張后與李輔國
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

張后晚與輔國陰召太子謀誅之太子謝不能乃以屬越王係程元振密告輔國反收捕越王等遷后別殿上驚而崩后與係個皆

世宗

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勲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

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然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佾，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竟王儻。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上皇晏駕。

高力士以慟
上皇卒

號輔國爲尚
父

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
宣遺詔已巳代宗卽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
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
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
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爲尚父而不名
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
之以內飛龍廡副使程元振爲左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
餘人皆流黔中夏五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

右輔國
蕭華峽

司馬

令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李
輔國意以罪誣之也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
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
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
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
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大
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
土猶慰諭而遣之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
將軍兼內傳監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

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
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
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
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
功者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
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
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
士柳位上疏

語見吐蕃入寇

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

程元振放歸
猶私入長安
京兆擒以聞
安置江陵

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覘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張溥曰。上皇崩於神龍殿。蕃官務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爲泫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卽位靈武。謀冊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窺

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爲上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遊西內。射生官遮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爲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銳。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計。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士之威。偏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失轡。及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之。稱社稷功。玉真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

通鑑盡賜屏竄。謂上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
間廐小兒。役於王鉷。典禾豆。隨事齷齪。不啖葷。
詭爲浮屠行。其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
欲爲。至求宰相。不敢辭。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
輔國怒。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
諱若此。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國。煬帝
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寧王俊。謀遷
上皇。罪當死。然晚隙輔國。召太子謀誅之。謂逼
遷聖皇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兗王。集甲

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王業曰

王皇異昔及於然然神國爲天子制者之階

國敵宗臣也乘武其神國當遠去舉王於其

其宗臣制也其殊其濟其宗不孔其神國也

其國也其宗臣也其殊其濟其宗不孔其神國也

其爲至來宰昧不難報其請蕭華今悲其備也

其爲至來宰昧不難報其請蕭華今悲其備也

其爲至來宰昧不難報其請蕭華今悲其備也

其爲至來宰昧不難報其請蕭華今悲其備也

其爲至來宰昧不難報其請蕭華今悲其備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六

宋建安袁

樞編次

明太倉張

溥論正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

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爲登里求

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時徵兵回

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

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

表請助國討朝義

肅宗以僕固
懷恩女妻登
里回紇遂請
助討史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

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

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旣平

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

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

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

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

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

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給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

中使駱奉儂

辛雲京比

反

請誅雲

仙詔兩
解不問懷恩
恐憤上書自
訟六罪

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爾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謝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歿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爲國效命。四

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疆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論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群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

惟恩痛代宗
因循

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卽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

上今裴遵慶
論懷恩懷恩
欲入朝爲范
志誠所阻

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歿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顏真卿李抱
真皆請以郭
子儀代懷恩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
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
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
耳自外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
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兄弟
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
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
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
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

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

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瑒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

之，殺瑒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

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

「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

兩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

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

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丁

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以子儀鎮撫河東將士皆視爲不義

焦暉白玉殺
僕固瑒

僕固瑒責子
提刀逐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
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
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
不免歾歾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
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搥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
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
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
衆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
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

懷恩亦殺韶

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
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
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
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
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
韶為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
也，彼尚負之安有患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
寘於彌戕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
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

張維嶽殺焦
暉白玉并賂

盧諒遂竊誅

揚之功子儀

後知諒詐杖

殺之

上不受誅揚

之賀厚待懷

恩母

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
言子儀奏維嶽殺揚傳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
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
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
之功臣皆感嘆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
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
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
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

以溫詔諭
懷恩詰闕而

不從

子儀料懷恩
無能為

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詰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

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走奉天。九月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

蕃使。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

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

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

郭晞閉城拒守。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

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

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

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

懷恩引回紇吐蕃進逼奉天

子儀堅壁

既出陣

迎

高志烈委相
靈武
如勝後敗

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遠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

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行此
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
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犇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
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
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
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
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僕固懷恩

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

懷恩誘回紇
等入寇自將

朔方兵繼之

遇暴疾死於

沙苑志誠

代領其衆

子儀請令諸

道節度使阨

衝要

李忠臣聞詔
卽日就道

吐蕃大將尚給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
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
之衆自西道趣蓋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
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
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
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
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
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
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

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詔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歿。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

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瑛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巳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螯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

魚朝恩欲脅

百官奉車駕

幸奉天劉給

事抗聲責之

遂寢

虜以大雨不

能進

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黨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

智光逐虜
殺張麟阮
晁家屬

回紇吐蕃合
圍涇陽子

回紇不睦
吐蕃回

吐蕃
竟索藥葛羅

定約而還吐
蕃聞之夜遁

追擊破之

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
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晁不協遂殺鄜州刺
史張麟阮晁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

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廩民居而去丙寅回紇

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

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

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

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

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

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
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
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
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
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
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
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
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

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絲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

懷恩將張休
藏等降

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
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
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
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
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
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
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
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
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

儀招僕固
名臣等皆降

稅百官俸以
給洞乾宮者

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
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
慕容休真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
未治上旣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
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
以給之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蓋驕橫召之不至
止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

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徃徃殺其使者而奪之、冬十二月癸

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湜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齧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

儀屢請討
而不許

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殿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李懷光軍于涇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已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

姚懷李延俊
勳智光

戊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
智光以其首來獻

張溥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嗚
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感中使怨憤上書自
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
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
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
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僊載寶而還證
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

而爲寇耳。回絕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黨項奴
刺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
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酹地。涇陽奉天。
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爲子儀裨將。
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卽
行。凡爲所難爲。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
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況懷恩乎。子瑒授
首。帝不受賀。懷恩有母。輦至長安。而禮之。史言
帝遇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

元載貨結董
考先知上意

以効元
而流

司馬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
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
平章事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
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
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
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
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

奏事先白
長官宰相顏
云辨力諫貶
取州別駕

言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
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
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
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
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
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
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

意不下達。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

州別駕。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

載結周皓皇
周溫誅魚朝

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
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
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宮卑爲儕
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
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見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
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
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
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
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

語上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郾號寶雞鄠鵠。屋隸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劉翥邈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

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管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尉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瓜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

浩厚賂載

逆爲吏部侍

附載

辛卯載以緡爲國子祭酒

參酒

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緡典選平允。性介直。不
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
辛卯載以緡爲國子祭酒。引浩欲之。浩越州人也。載
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
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
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
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
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
如此。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尤

湯朝恩黨劉
帝進死

上密戒載載
不悛

元載攻李泌
上屬泌於魏
遊爲江西
以避之

月辛未賜希暹死。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
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
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
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
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
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
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
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
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李少良以發
載陰事滯言
辜頌而陸挺
皆載皆救杖
死

制擇李栖筠
爲御史大夫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挺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挺御史臺獄。御史秦少良、頌、挺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然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

栖筠發侯莫
陳怵得官事
孫浩薛邕杜
濟于邵皆貶

浩妾弟侯莫陳怵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
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
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
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
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
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
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
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

上與吳濬謀
元載

帝先欲殺董
少賜載自盡
裴十皆伏誅

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
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
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濬謀之奏上之舅
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
英殿命濬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
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
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
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
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

王縉因覆奏
得貶括州刺
史

誅載黨
吳
始貶官

受少汚辱、勿怪、乃脫穢鞵、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
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
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
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
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夏
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
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
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
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

載祖父

英倩杖死

弟英璘作

孫道平擊

之

諫救百端始貶官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

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

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

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

平擊擒之

張洵曰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

警然不悛客賦都盧尋撞篇諷其危載泣下而

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

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

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皓皇甫溫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贖貨。以功名終。亦唐彊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君側。爲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虎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卽爲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闔肘腋間。日夜相嘗。無厭也。既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

通鑑
勝道哉。代宗既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資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孳孳聚斂，縱卓英倩等爲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卽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爲之，豈其然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八

宋建安表樞編次

明詹太倉張溥論正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

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

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

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

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鬪其間

崔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各去守後因孫誨請功請掩擊希逸襲之

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吐蕃帝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爲威戎軍崔希逸以失信吐蕃愧恨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

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

以其地爲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酉李

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希逸

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六月辛丑

以岐州刺史蕭昊爲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

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劔南節度

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秋

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

王忠嗣被吐蕃杜希望置鎮西軍於鹽泉

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劔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梧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蕭昊擊破吐蕃

章仇兼瓊與
都局董承
謀殺安戎
賊中吐蕃使
許遠守其城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
節度使蕭昊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
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
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
之曾孫也。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冬十月吐蕃

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

安戎城曰平戎。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

請和上不許。

公主嫁吐蕃事
見吐蕃請和

滅希液破吐蕃

皇甫惟明破吐蕃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誦戰死。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

吐蕃每歲獲

糧軍麥哥

吐蕃擊其

後不敢復

忠嗣練攻

石堡城董延

平自請往取

不克反歸罪

忠嗣李林甫

遂使魏林誣

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

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

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

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

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

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

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

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

告忠嗣不軌
徵入鞠問

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

萬人命易
一官

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曷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

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以初將軍
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
使夫蒙靈答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
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
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
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
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
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
依山拒戰礮礮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

他責令
字圖業破吐
蕃於連雲堡

下

中使邊令誠
懼不敢進

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
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
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
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
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
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守者
迎擊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所斷矣娑
夷卽弱水也其木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
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仙芝以計取
阿弩越城遂
虜小勃律王
及吐蕃公主
而還

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
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
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
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
及矣藤橋闕盡一矢力脩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
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胥怒

仙芝之遠奏

朱印

哥舒翰築應龍城吐蕃不敢近

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

通鑑記事

卷一百八十八

於令高秀巖
張守瑜克期
拔石堡城

唐士卒死數
萬果如忠嗣

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
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橐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
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
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
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
言頗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
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成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
石堡城爲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王橋

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夏

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

忠信。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

立。

肅宗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

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元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尙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秋七月吐蕃入大

吐蕃盡取河
西隴右之地

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城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

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

安祿山反西
北數十州皆
淪於虜

吐蕃入寇邊
將告急程元
振不以聞郭
子儀令王延
昌入奏請益
兵又遇不召
見上遂倉卒
去掖

高暉降於吐
蕃爲其鄉導

因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
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
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
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吐蕃之初入
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
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
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
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
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

吐蕃入長安
縣遂與其將
立承宏爲將
殺吐蕃遁暉
爲李日越所
誅

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北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涇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

獻忠君豐
王拱等西迎
吐蕃子儀責
送行在豐王
賜死

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
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
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拱越次言曰。公何不
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接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
吏犇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
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拱
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群臣奏
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
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

子儀開廢又
吐蕃變即
以三十騎行
復長安上
以詣行在不
虞

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子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
府庫市里焚闔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
遣人與人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
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
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
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
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
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
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

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敢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

子儀令長孫
全緒破吐蕃
以大兵至
吐蕃懼遁

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

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
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
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
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
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
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吐蕃入寇驃騎大
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
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
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

柳伉請斬程
元振悉出內
使隸諸州持
符集兵符大

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
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
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人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
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
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
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
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

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
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
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
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徃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
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
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燧聞車駕幸陝將
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

馬璘自河西
人赴難破吐
番於鳳翔

謝真卿請上
先謁陵廟後
還宮

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
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
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
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
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
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
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
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
爲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

吐蕃陷松維
保等高適不
能救

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
築城使遂將其兵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
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
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
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
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
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

嚴武破吐蕃

白孝德敗吐蕃

嚴武拔吐蕃

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己未

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陷邠寧

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僕固懷恩

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監川城。僕

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長史

承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

漸與盟於興唐寺。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

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兄僕固懷恩之叛劍南節度使嚴武

以將軍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

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曆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齊脩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

寺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

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

子儀移鎮奉天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

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

馬璘破吐蕃

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摩節度使馬璘擊破

之。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

蕃。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

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

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

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

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

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

白元光破吐蕃

李晟以兵千
人解吐蕃靈
州之圍

議徙馬璘鎮
涇州衆不肯
連王童之謀
作亂段秀實
輔其八人遂
徙

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
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
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
士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
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
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徙城涇州以都虞候段
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
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
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刃斧兵馬使王

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趣延
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辭
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寃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
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
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
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
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

破之。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五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萬衆十萬寇涇。

史抗溫儒雅
不用渾瑊命
為虜所敗馬
璘亦敗於鹽
倉段秀實發
兵出陳虜却
璘還

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瑊登黃蘗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攝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

子儀奔任城
遂邀破虜

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謀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令謀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旣夜。璘及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

秦國臣趣兵
秦原虜遂不
敢犯郊畿

載請城原
川爲田神功

以阻

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城。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

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
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水峽漸
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
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
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
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
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
死虜中

張溥曰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強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卽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便橋。車駕出走。彼虜強弱何常之有。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眾而豨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

通鑑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夜呼卷衆全遁僕固引
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卽夜引
去虜實中怯無能爲也令代宗當時毋聽程元
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履孰云
唐高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
孫王侯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卻敵乘輿反正
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九
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
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

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闇者不悟也。曰左右
愛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
亂亡接踵也。傳曰。鄭亦本此。則此其
藉王於士。其謂讎平。陳奇。公。滿。猶。乘。與。致。五
其。豐。京。禮。天。干。文。寢。寢。委。而。去。之。宗。廟。抹。斃。七
難。言。彈。曲。茲。明。京。神。母。哀。請。甚。憐。撫。庶。難。將。注
去。數。寶。中。其。無。辨。似。傍。今。為。宗。普。其。真。難。野。元
深。其。區。堅。則。淳。平。難。謀。盟。固。遂。令。與。病。咽。寒。民
絲。以。令。公。大。軍。至。樂。楚。秦。也。卷。泉。全。設。難。固。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

宋建安袁

樞編次

明太倉張

溥論正

兩稅之弊

唐初定均田
租庸調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篤病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

爲世業。人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

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

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

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八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三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以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

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群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

楊炎情財賦
皆歸左藏上
從之

多少。按其羸縮。始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揚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

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敕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閔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

上從李必言
以元友直爲
河南江淮南
句勘兩稅錢

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黠募自防泚旣平自懼違
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罪但令革正自非
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
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
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
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
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
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
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

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者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

李泌以錢帛輸大盈庫

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
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
之者非其道故也。

秋九月元友直劄撿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
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解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
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
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
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

陸贄奏均節
財賦凡六條

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
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
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
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
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
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
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曰準絹三尺
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

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九
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

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

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詐。以傾奪鄰。

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
收而有復倏徃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平安
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
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其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
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
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
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
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
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

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按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值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

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帖也。近者有司春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修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歛。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既定均田賦

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
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
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
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
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
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
以聚歛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
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勲爵。邑告身。
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曆以來。地頭青苗諸

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于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于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于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稅。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敕事畢停。

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筭。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敕兩稅外加歛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于更。

法而病於加歛。卽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

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于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于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于黃籍。總于戶部。期限責于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

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

上用裴延齡
判度支陸贄
諫不從

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

權德輿言延
齡虛偽宜核
上又不從

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
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廩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
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
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
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
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
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請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
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

延齡對奏同
州一谷有八
十尺木

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
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入
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
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
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
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
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
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
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

推驗
不許

上雖知延齡
誕妄而喜其
誕毀人

詳臣中惟張
滂李充李銛
證延齡之妄

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
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
妄但以其好誕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
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
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
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
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
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
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昌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

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卵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不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

贊極陳延齡

奸詐

上益厚待延

齡

延齡
憤懣
論情於

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
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
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
厚。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
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
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
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

上怒形於色，憊默而無言。壬戌，贊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贊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

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
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
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
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
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
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筭坐貶上怒未解中外
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
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

馮城改王仲

野歸登熊執

易崔邠等論

論奸佞贊

無罪張萬

賀朝廷有

一

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
等無罪上天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
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
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
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
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
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
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
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

中外習延齡
死而上獨悼

省。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使
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
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冀親厚
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猶發耳目。中朝士過
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爲厚一

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緝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

帝廼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通鑑所似。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爲諫官。飲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錡。卽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唐。代萬福遍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忼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止殿。請劔誅張禹哉。趙憬。贄所引。考死也。李繁。泌子也。反眈眈爲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爲小人者亦繁有徒乎。使于吐蕃。悉其

吐蕃俘歸誦
聖德贊普卽
遣使入貢

楊炎正載書
之體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
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
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
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
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
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
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
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
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請改敕
書之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
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崔漢
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
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
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
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曷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

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答藩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

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
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
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

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
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
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
唐子遣使請盟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
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

李泌論安西
北庭之地不
可與吐蕃

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

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

兩事並見
藩鎮連兵

初上

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
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
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
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
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
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
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

齊映泣止
再出幸

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太據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真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吐蕃遊騎及好畤。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

王必用李晟
言敗走尚結
贊

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驕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必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

杜彥光拓拔
乾暉皆棄城
遁

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遂北至堡下攻援之
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
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
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
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
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
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犇鄜州吐蕃入據之十二
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
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

張或鄭雲達
背李晟附張
延賞

宗忌李晟

陷麟州。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
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
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
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
之間。平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
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
事中鄭雲達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
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
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

上命韓滉劉
玄佐解嚴與
延賞之憾

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立身陳
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
玄佐論吉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
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
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早獻火。有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
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
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壬戌。以檢

授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三月丁酉，以左庶子

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

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

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

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

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

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

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

馬燧欲與吐蕃和李晟韓

遊瓌韓滉請

戰乃止會滉

燧燧與張延

贖反晟謀復

請和親

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
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
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
俱入朝論之會混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
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
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典兵請
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
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不
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

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
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
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
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
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
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
旣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
乏馬多徒行者崔瀚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

贊偽請和乃
詔渾瑊爲清
水會盟使

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
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
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
一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
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
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
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
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
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

兵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旣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

延賞罷李晟
武臣皆解

晟請備吐蕃
延賞復阻之
尚結贊果劫
盟渾瑊逃出
賴駱元光兵
救免

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
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渾瑊之
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
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
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
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
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
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
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

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

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
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
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
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
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
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數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
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
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
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

柳渾耕吐燕
背盟

上欲出避吐
蕃大臣諫止

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筵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銜逆。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

詔遣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德威等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節金械欲械賊以獻贊普今失械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奩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慶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奩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

李泌請係全
李晟馬燧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
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
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
事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
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
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壬寅李泌與
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
於國間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
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

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立大臣亦當其保之。晟燧皆起泣謝。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必進不減卒
不擾民糧食
足粟麥賤府
兵亦成之策

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
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
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
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
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
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
爲絳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
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絳

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本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

什五六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秋八月吐

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

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

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沂陽吳山華亭老

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

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

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

吐蕃大掠沂
陽吳山華亭

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
兵擊却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
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真之
彈箏峽西涇州侍連雲爲斥候，連雲旣陷，西門不開，
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捍之，多
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
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
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

河中李元諫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

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

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

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

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

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冬十月吐蕃

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

韋皋攻下城
神武復舊州

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臯遣黎州刺史韋
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
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
東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
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
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
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
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旣死臯所攻城

柵無不下數年盡復舊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秋八月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

熱

韋臯獲論贊

九年。初鹽州旣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

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

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
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
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
務徵發益帥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
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
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墮於兵衆矣吐
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
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
後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嚙之統帥專一故

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
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
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
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
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
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
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
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
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

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舛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

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糞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

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

不能盡從心甚重之。韋臯遣大將董勳等將兵出
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臯奏破吐蕃於峩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

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不許。上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
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曷城鹽州，用兵

楊朝晟止用
邠寧兵而方
渠合道水波
皆城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木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朔，虜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辨官蓋子周曰：方渠承平之

乞立贊卒子
足之煎立

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管井。果得甘泉。
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
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
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
之煎立。六月。韋臯奏。雋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
臺登城下。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
州西北。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

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鴛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爲韋臯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

徐舍人繼僧
延素歸國

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
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
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
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
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紿北邊患。臯遣將
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樓鷄老翁
城。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臯屢破吐
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
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

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
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
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
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
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
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
涼從之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六月壬

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今加薛伾美名。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
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
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冬十二月庚戌，置

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爲刺史。

四年，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
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
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

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樞。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

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

吐蕃厚賂王
德始成烏蘭

足之煎卒可
黎可足立

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
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
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
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
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甲午鹽州奏吐
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
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冬十月吐
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
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
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
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
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
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

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癸未涇

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

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鄴王府

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

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

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既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洎洎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

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

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

入界請討吐蕃。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

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

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

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

以下盟。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

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壬子吐蕃寇鹽州。八

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

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

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沒身恨不能

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

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

悉怛謀請降
李德裕奏其
狀。牛僧孺力
阻。執而歸之。
吐蕃盡誅于
境上。

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
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
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
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
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
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
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進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屬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鷄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

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
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
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
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
令執還體備二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
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謔云
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
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
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

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

軍

飛書曰臣

濟

贊

宗

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

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歿其孫立爲贊普凡二十八年至

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于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挈悉籠臘贊立。至德宗卽位時。乞立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懷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歲食稼。人飢。

疫死鄴廓間夜闐鞀鼓聲武宗命君二年死無
子以妃絀兒尚延方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
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
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卽
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魁帥剽陵中土其衰也
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辯易服
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
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
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

贊等爲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強弱。不視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泣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胃。掠盤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渾城幾不免。自古復諫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蕃勢衰。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畧等。牛僧儒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遠人之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無人。